

書叢化文

文到話  
字新文

着督緝聶

輯一  
種二

大眾文化叢書

第一輯第二十二種

從白話文到新文字

聶紺弩著

大眾文化出版社

民國二十五年

楊東蓀主編

大眾文化叢書

第一輯第二十二種

從白話文到新文字

每冊實售一角五分

翻  
印  
必  
究

版  
權  
所  
有

著者 聶紺弩  
總經理處 北新書局  
生明書局 活字書局

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二版

# 目次

一	起頭	一
二	文言文	八
三	方塊字	一六
1	威爾斯底意見	一八
2	愛羅先珂底意見	二二
3	杜威底意見	三三
四	語文問題	二四

五 五四運動……………三一

六 白話文……………四一

七 國語統一運動……………四七

八 文藝大衆化和大衆語……………五三

九 別字 手頭字……………六三

十 新文字……………六七

十一 收尾……………七六

# 從白話文到新文字

## 一 起頭

從白話文運動到新文字運動，差不多就是中國語言文字改革運動（通常簡稱語文運動）底全體。所謂語言，是指寫文章用的語言；所謂文字，是指紀錄語言，把口頭的語言變成書面文章的工具。所謂語言文字底改革，就是說，文章應該用口頭話或接近口頭話的用語寫——打倒和口頭話離得太遠的文言文；紀錄這種文章的工具應該是一種容易學、容易記的拼音文字——廢除繁難的方塊字。一句話，語文問題所要解決的問題無非

是：第一，用什麼話寫文章；第二，用什麼字紀錄文章。

如果有人問，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呢？這很好答覆；就是我們原來的文言文和方塊字都太難了——文言文和口頭話離得太遠，方塊字太不容易認識和記憶。可是問題並不這麼簡單。

語言和文章都是表達人的思想情感等等的東西，文章甚至於是寫出來的語言。照理，除了文章因爲受繕寫、印刷等技術上的制約，必需比較經濟、謹嚴以外，以及文章可以容許獨有的表現方法如標點圖表等等以外，語言和文章應該是一致的。但是現在事實上語言和文章這樣的不同！不但中國，世界各國底語言和文章，也很不同！

它倆爲什麼分了家的呢？

人類社會在最初的時候，他們用的語言，在某種程度的地域範圍以內是一樣的。因為他們底生活習慣，他們底行爲，他們底觀念，沒有什麼不同。但是在很久以前，人和人就分了家。孟子就說過什麼或勞心或勞力，『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』之類的話，那起源當然在孟子以前。所謂『勞心』和『勞力』的分別，無非就是參加生產過程和離開生產過程的分別。因為有的參加生產過程，有的離開生產過程，兩者之間的生活習慣就慢慢不同起來。不但行爲，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。不消說，兩者之間的生活習慣、行爲、思想所需要的語言，自然也跟着不同起來。時代底進化，就是說生產工具和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，兩方面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以不同的發展路線逐漸改變；兩方的語言底不同程度就逐漸增大。時代

越進化，兩方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相差就越遠，兩方面的語言也就相差越遠。但這裏所說的不同，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體，他們兩者究竟不是可以「老死不相往來」的兩個民族，他們必須交通彼此的意見，才能維持彼此的關係。就只這一點，也就不允許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語言。這樣一來，這不能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語言，爲了研究，我們倒可分成三種了。一種是共同的語言，其餘兩種是兩方面各自的語言。換句話說，就是：勞心者的語言，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語言，加自己獨有的語言；勞力者的語言，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語言加自己獨有的語言。語言和語言之間，就是這樣自然地分了家。

還有一種是人工的分家。有兩種不同的人，就是有兩種不平等的人，

換句話說，就是有不平等的事實。既有不平等的事實，也就定有不平等的觀念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有尊卑貴賤的事實和觀念。在這樣的社會，尊貴的人會鄙視卑賤的人是必然的。鄙視他們底人，鄙視他們底行為動作，決不會單獨不鄙視他們底語言——他們所獨有的語言。鄙視他們底語言，就不說他們底語言。即使非說不可的時候，也特為找旁的話來代替。從前俄國的貴族，在他們自己談話的時候，是不說俄國話，倒說法國話的。那原因就在於農奴們都說的是俄國話。在華貴的紗籠裏面，如果有一個『麥歇』在一個『馬丹』面前無意的說出了一句俄國話，那簡直是莫大的侮辱，像我們在一個小姐面前說出了兩性生殖器底最土俗的名字一樣？至於那些貴婦人們，除了在她們底奴僕面前，永遠沒有說俄國話的機會。

在有兩種不同的人類的社會，哪一種人最願意維持現狀，歌頌現狀，並且把這種維持現狀，歌頌現狀的意思傳給別人呢？就是說，哪一種人最需要宣傳，最需要寫文章，同時也最有工夫，有能力寫文章，最有機會發表文章呢？何消說，一定是勞心的人們，也就是尊貴的人們。這尊貴的人們寫文章的時候，究竟願意用那一種人底語言寫，能夠用那一種人底語言寫呢？卑賤者的語言，他們是鄙視的，平常連說都不說，難道還願意用它寫文章麼？並且，因為他們底生活習慣底隔膜，他們對於卑賤者底語言也隔膜了；就是想用那種語言寫，這隔膜也使他們不能運用。那末，剩下來的還有什麼語言呢？只有尊貴的人們底語言，也只有這種語言，他們願意用，能夠用。

還有表現某一種人底生活意識，只有用那種人自己底語言才能恰到好處，才能體貼、刻畫到『入微』的程度；另外的語言，一定會牛頭不對馬嘴，不但寫文章的人底表現問題，讀文章的人底理解問題也很要緊。寫給某一種人讀的文章，當然要用那讀的人所最了解的語言，要是不讀的人，一定不會了解；就算了解，也不會透澈。寫文章的既然是尊貴的人，他必需表現卑賤者的生活意識，以及特別寫給卑賤者讀的理由是不容易找到的。所以法國在革命以前，基本上就有兩種語言：貴族的和民衆的。據歷史學家所說；瑪拉特自己出版一種報紙：民衆的朋友，還要知識份子裏面的人向民衆中去講解那報紙上所用的語言。那情形就像中國底文言文。原來文章上用的語言和一般人口頭語言的不同，並不只是中國一國。

在文學方面，由語言引起的糾紛也是各國常有的。服爾德反對沙士比亞，說他的主人公的語言是不中貴族底意思的。法蘭士反對左拉底語言也同樣是著名的。屠格涅夫不承認涅克拉梭夫底語言是文學語。起初許多戲子不願排演果戈里底『欽差大臣』。因為那劇本裏頭的走卒說的是走卒底語言。

總之，文章上的語言和口頭上的語言之所以不同，是因為口頭上的語言，先就分成幾種了。語言分成了幾種，寫文章的人卻只有一種；寫起文章來，他們又總是用自己說的語言，自然別種人看起來，就覺得隔膜了。

然而中國的文言文，不但和現在的卑賤者底語言不同，就是和尊貴者底語言也不同，又是什麼道理呢？

第一，我們必須說：文章和語言底絕對的一致是沒有的。雖說文章應該是寫出來的語言，卻也有各自的特殊性。例如：語言是用口說，用耳朵聽的；文章卻是用手寫，用眼睛看的。幫助語言底表現的是：肢體底動作，面部表情，以及聲音底高低快慢等等；幫助文章的卻是分段、標點、圖表，以及多量地引用別人底文章等等。語言受時間底限制非常厲害，不能今天說上句，明天再說下句，說出來了又不容易修改，所以需要較敏捷的思考力；文章不同，現在寫了上半句，可以過了好久再來寫完它，不好的句子還可以從容不迫地塗掉或掉換。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不同點，就是，

語言一說它就沒有了，所能達到的空間也有限，除了當時當地，就不能聽到原來的語言；文章卻不但可以傳給別人，傳給遠處，還可以傳給後代。雖說現在有了留聲機，播音機，增加了語言底效力，可是因為應用上的不便，比起文章來還是差得太遠。文章既然可以傳給後代，那傳到後代的文章，一定還是古人底文章，原封未動；語言可不同，它時時刻刻在變化，在新的生活裏頭吸收，創造那必需的新的東西，淘汰修改那失了時效的舊的東西。這樣，現代的語言當然和古代的文章不同了。

第二，一篇文章，必然有它一定的內容，那內容一定會在別人面前或後代人面前發生影響，內容越豐富，那影響也就越大。有人說，文言文是

周朝人底語言；周朝是封建經濟（也許是奴隸或農奴經濟，對於中國古代

社會史，我是外行，不過姑妄言之，不必過份認真）開花的時代；禮制文物大備，文化思想爛熟，那時候的文章，內容最豐富，給與當時和後代的影響最大，在歷史上佔着支配的地位。同時，文章底內容，是寄托在一定形式上頭的。內容最豐富的文章，往往形式也最完整（也有內容超過形式或形式超過內容的，大概一種新思想在形成的過程中，內容會超過形式；一種舊思想在沒落的過程中，形式就超過內容；在全盛時期則內容和形式統一）。周朝的文章內容既給後代以最大的影響，佔着支配的地位，和那內容分不開的完整的形式，自然也一同影響着後代佔着支配的地位。內容和形式既都給後代以大影響，佔着支配的地位，就免不了被後代的人所崇拜、模仿；而能够模仿得到的又往往不是內容而只是形式，例如，體

裁、風格、語彙、表現法等等。於是，作為形式方面的重要成分的語言，也就被後代所崇拜，模仿着。前面說過，文章上的語言和口頭上的語言本來有多少不同，語言一寫進文章又不容易改變，那末，我們可以說：第一，周朝的文章到現在還是周朝的文章，現在的語言卻早已不是周朝的語言了。是周朝的語言的文言文，怎麼會和現在的人底語言相同呢？第二，周朝的文章，像前面說過的一樣，是周朝的尊貴的人們用尊貴的人們底話寫的，和周朝一般人底口頭話就很不相同，因為後代的人模仿那種語言，周朝的文章才逐漸定型化，成為所謂文言文。於是文言文就縱然是現代的人寫的，也和現代的任何一種人底語言都不同了。

第三，文言文雖說是周朝尊貴的人們底語言，卻也不過是一種省文，